

◇心灵点击

歇业之前

[安徽]厚朴

怎么看,挂在店铺中间的挂历,都像霜迹斑斑的冬桑叶,枝梢上飘零得只剩下寥寥几片,离我家药店歇业的日子,越来越近了。

我每天要做的“功课”,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:打扫卫生、签到登记、审看处方、记录温湿度、用鸡毛掸子掸了又掸那用了十多年的枣红色药柜,再用干抹布擦了又擦……如果说这是站好最后一班岗,不如说这是我从业47年来的习惯使然。

1979年的高考失利,让当年17岁的我懵懵懂懂地走进了医药行业,从此就在草草棒棒与坛坛罐罐之中,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。从小店到大店,又从大店到公司,再到退休后自己开了家小药店,我算是与这一行日久生情。

然而,谁也抵抗不了岁月的流逝。翻过乙巳蛇年就是丙午马年,我亦六十有五,家中唯一的独女去了杭州教书,无人能继承这家小药店,因此,我们夫妻商议良久,决定把店关掉。

计划中的歇业,一开始并没有声张,只是对前来光顾的老顾客,深情地道一声:谢谢您这些年的关照!在我深深鞠躬之时,情不自禁地,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药店斜对面的香味美小吃店,我在此开店十六年,店老板坚持无偿提供我饮用的开水,我要支付报酬,她却淡然一笑说,

“不就是两瓶白开水嘛,我烧开了不喝,也是浪费!”仿佛我们无偿饮用,反而成全了她的节约。

小县城的文友们把我的小药店,当成了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“文学角”,考虑到我守店如同绣花,没有时间参加文学活动,他们特意地就把一些会议或者一些小型活动,安排在我店里进行,有些文友居住偏僻,报刊杂志或表格填报收发难以及时传达,小店成了小县城文友们最便捷的资讯“中转站”。文友们听说我即将歇业,除了一声惋惜之外,还有对过去岁月的无限念想。小店开在社区的犄角中,一时成了上班族临时寄存快递的无偿代投点,我时常望着店内一角堆得像座小山般的快递包裹,没有感到丝毫的烦恼与麻烦,反而觉得这就是此间百姓对我信任的“金字塔”。

过了一阵子,歇业的消息像长了翅膀。南门街上87岁的查老来了,他拿了一份写得密密麻麻的购药清单,让我把他这些药的一年用量全部购齐。这被我婉拒了。我郑重地对他说,“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,您不能像购买大米一样一次购买许多,要依据自己身体状况,依据医生处方,及时更换调配。我不开店了,街上药店有的是,您可就就近在他们那里购买。”我明白老人家对我的依赖,就抽出一张A4纸,把他住处附近的药店标注出来。查老喜欢

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,咨询生活琐事,临别,他问我,“那我还打电话给你,能行吗?”

“行!行!行!”我握着查老那瘦骨嶙峋的手,想说什么又哽咽住了。

89岁的程妈是老法官,她之前来买药,总是与我畅谈时事。近两年,她年龄大了,买药都是孝顺的儿媳替她来,她从儿媳口中听说我要歇业,特意拄着拐棍跑来,一再说,“店不是开得好好的嘛,怎么就不开了呢?有什么困难说出来,我来帮你!”

面对这些铁杆顾客,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,我唯有在心中祝愿他们健康与快乐常伴。

在歇业前,药橱、柜台和各种物件都纷纷处理了,我只留下了我摩挲得锃亮的一只铜春筒,这可是我从业的一个标志。倘若他年,我再次深情回忆起在药店的那段难忘岁月,只要拿起铜春筒,叮叮当地杵起来,便能听见岁月深处传来的一首歌,它沧桑而铿锵,是我青春与壮年岁月的悠然回响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◇生活空间

春联上有个错别字

[扬州]熊有明

每年,放了寒假,祖父都会取出他的端砚,用温水细细清洗,再取出那珍藏多年的徽墨,在砚台上轻柔碾磨。他要为自家和众乡邻写春联,空气中渐渐弥漫着淡淡的墨香,这预示着新年的临近。每年过年,不管衣服怎么新、压岁钱多么丰厚、年夜饭如何丰盛,祖父写的正门春联从我懂事起就没有变过:“勤俭干载富,和睦全家兴”。

我家三代人生活在一起,很少有争吵,有事大家一起商量,相互谦让。这可能就是受到祖父倡导的家风的影响。

记得我9岁那年,到了除夕,祖父见左邻右舍的春联都写得差不多了,便收拾好笔墨纸砚,赶着出门理发洗澡,想让自己清清爽爽地过个年。祖父前脚刚走,邻村的机米匠就匆匆地赶来求两副春联,见祖父不在,他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。我主动提出为祖父代笔,说自己刚在学校的书法比赛中拿了一等奖。

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写春联,初次上手,一激动,“两只黄鹂鸣翠柳”中的“鹂”字,上面少写了一横,下面又多写了两小横,成了“鹏”字,我还浑然不觉。机米匠没读过书,当然不知道杜甫的原句。然而,机米

匠拿着两副春联回家时,还是在村口遇到了祖父。祖父不放心我写的春联,打开一看,“鹏”字格外刺眼。

祖父邀请机米匠回家,重新裁纸、磨墨,他没有在我的春联上简单加上一笔,而是一笔一画地将杜甫的《绝句》重新书写。等墨迹完全晾干,附近已经响起吃年夜饭的鞭炮声。

“小明,大过年的,本不应该惩戒你,但你写错别字的恶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,这顿‘毛栗子’,你今天还是要挨的!”祖父虎着脸、眉头紧锁,他食指弯曲,将凸起来的关节亮给我看,我垂着头,等待“毛栗子”落下,祖父的手高高举起,却蜻蜓点水般地落在了我的头皮上……

马年春节即将来临,祖屋大门上那副“勤俭干载富,和睦全家兴”的春联,历经风吹雨打,已经有点褪色。现在,我已能熟练地研磨、蘸墨,为自家和乡邻泼墨书写春联。我记得祖父当年把磨毛了的新华字典留给我,反复叮嘱:“吃不准的字,一定要查字典。一个错别字,在人家大门上挂一年,也太貽笑大方了!”

如今,我写下的每一笔,耳中都有祖父的殷切叮嘱在回响。

